

秦淮八艳之

李香君传

李香君传

典藏精品 笏香初◎著

著名作家、编剧

《第一丫环》作者李永斌鼎力推荐

2014年度巨献

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物传记

一段被世人遗忘在风尘里的傲骨豪情

一曲秦淮河畔的悲凉挽歌

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秦淮八艳之

李香君传

李香君传

典藏精品

笏香初◎著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人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淮八艳之李香君传 / 笏香初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80766-766-7

I. ①秦… II. ①笏… III. ①李香君—传记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9967 号

责任编辑: 陈晓芬

封面设计: 金 刚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7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(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185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将门之后，无妄之灾，可怜无定身若草

- 第一节 平芜尽处忆年华 /003
- 第二节 却是无奈暗低眉 /009
- 第三节 恋恋尘波情难测 /016
- 第四节 风云惊变旦夕危 /021

第二章 舞低杨柳，歌尽菱鸟，秦淮水榭花开早

- 第一节 酒趁绮弦梦中曲 /029
- 第二节 风亭月馆莫辜负 /033
- 第三节 空闻机杼女叹息 /037



第三章 才子佳人，徘徊婉拒，但愿君心似我心

第一节 伤怀不在高楼上 /043

第二节 清露泣香寂无踪 /048

第三节 软草平莎过雨新 /052

第四节 当年不肯嫁春风 /058

第四章 凄凄别离，魂牵梦回，夜半之夜泪轻垂

第一节 云山雾罩落枯井 /065

第二节 夜半私语井下知 /070

第三节 梦里不知身是客 /076

第四节 然诺重君应铭记 /081



第五章 铅华尽洗，血溅楼亭，不负如来不负卿

第一节 与君趣话笑谈多 /091

第二节 停车巧遇董小宛 /096

第三节 姐妹情深吐心事 /099

第四节 金陵河畔订婚约 /104

第五节 侯郎远走婚无期 /114

第六章 独守寂寞，铙羽而归，不成白头亦无悔

第一节 趁虚而入叹恶徒 /123

第二节 欲纳香君入田家 /131

第三节 妙计使出吐心声 /136

第四节 香君血溅桃花扇 /143



第七章 宫深似海，皇命难违，桃花扇美人欲摧

第一节 一入宫门深似海 /153

第二节 从此萧郎是路人 /158

第三节 天涯芳草无归路 /162

第四节 锦衣华服无心享 /171

第八章 积忧成疾，隐居为尼，君心旧日不可期

第一节 一见知君即断肠 /179

第二节 相见不识梦中人 /188

第三节 红颜薄命断人肠 /193

第九章 李香君的诗意人生

血染桃花扇 /201

香君诗词鉴赏 /2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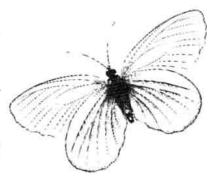
孔尚任剧本桃花扇节选 /207





第一章

将门之后，天家之灾，可怜天定身若草



楼上谁将玉笛吹，山前水阔暝云低。

劳劳燕子人千里，落落梨花雨一枝。

修禊近，卖饧时，故乡惟有梦相随。

夜来折得江头柳，不是苏堤也皱眉。

第一节 平芜尽处忆年华

又是一个天气正好的日子，河边有三三两两的姐妹在浣纱嬉戏。我独坐小阁，垂下疏帷，捧了一本洪刍的《香谱》来瞧。书上说降真香出于交广舶上，嗅之如苏枋木，燃之初不甚香，得诸香和之则美。读罢不禁莞尔。

降真，降真，我喃喃道。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自己还没来到秦淮的那段时光。

我出生那年的二月初十，扬州城正遭遇着浩天大劫。地动山摇毁了庐舍无数，道路裂开，涌出大量黑水和不知名的海物。乡亲们四处逃窜，夜不敢寝，大多露宿街头。三日后，京师滦州大震。城内宫殿动摇有声，铜缸之水腾波震荡。至三月初二日，京师又震三次，生灵涂炭，倾覆如灭顶。街坊间有流言，这种种不祥是一个王朝气数将尽的征兆。而我的家族，苏州吴氏，也在这天启四年朝野之变中，随着东林党的失势而逐渐落魄。成王败寇，更是千年如走马，这世俗道理却从未变过。

仓皇之下，母亲将我送往扬州姨母家。昔日将门之后，如今落魄出逃，如同战旗被溅了污血、折了杆子再难挺立。而母亲，一个刚刚生产完的瘦弱的吴越女子，在这舟车劳顿中丧掉了性命。他们说我白皙的肤色像极了她，凝脂般的质地，会耀出光泽。可我早就不记得她的样子了。有的时候，我会在屋子里端着她留给我的小铜镜看上一两个时辰，直到姨母叫我去园子里陪着做些针线。他们怕我伤心，便极少提起母亲的事。缄默中我望着缝缝补补的姨母，我知道她不敢抬起头，她怕我看到她流泪。她比我更加

思念我的母亲。

降真便是打我一来到姨母家便侍候着我的丫鬟的名字。她长我六岁，平淡无奇的眉眼我却记得很深。她怜我寄人篱下，孤身幼小，许多事情便由着我来，也不跑去告诉姨母。

比如和表哥姜疏总是一起玩闹的事。

表哥姜疏长我一岁。他时常陪我在园子里玩，郎骑竹马，妾弄青梅。我知道家里想把我许配给表哥，两姨兄妹，总是比别家亲近。都说女儿家不宜在抛头露面，姨娘还给我讲古时墙头马上的故事以来告诫我。可我毕竟年纪小，怎么耐得住深闺寂寞无人问，便时常来园子里玩耍，侍弄侍弄花竹，喂喂鱼什么的，得了凉快处就酣眠一场也是快事。表哥知道我喜欢在园子里闲逛，也常常来这里找我。两个孩子一拍即合，都不是什么老实的主儿，挖泥巴编草绳，还真是有趣得紧。姨母虽也惩罚过我们俩，让我们以后少这样胡闹，可是表哥嘴很是甜，见姨母生气后便跑去哄，时间久了，大人们见我们年龄尚小，无需避嫌，也未曾出过什么大差错，如此一来，也就作罢不管了。就算是伤着碰着的，有降真帮着我瞒着，私下里处理一下，大人们也不会知道。

姨母闺名中有个桂字，因此她也爱极了桂花。园子里种了许多桂树，因而每每想起自己的童年，就好像有桂花味扑面而来。“暗淡轻黄体淡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人间第一流。梅定妒，菊应羞，画栏开处冠中秋。骚人可煞无情思，何事当年不见收。”这首李清照的词被表哥写在扇面上送我当作生辰礼物。都说小孩子家不宜过什么生日的，且我打记事起便没了娘，我对生辰的日子便更是有种阴影。我总是想起我的母亲，所以每到自己生日便在自己屋子里哭一天不出来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个早已逝去的女人有这么深的感情，她仅仅给了我生命，但我仍然感激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
一日，姨母突然将我叫去房里，我心下惊异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降真替我叩了叩门，我提着裙裾小步跑了进去，见姨母躺在床上，似是身体不适。我伏在床边，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她。姨母见我表情严肃，笑了一下，却是勉强。我看她面色苍白，唇无血色，更是不知所措。

“姨娘，您是怎么了，不要吓香儿啊。”我急得几乎哭出声来。来的时候只是觉得蹊跷，并无人告诉我姨娘得了什么病。在家里，因我是外家女儿，嫡家表亲，所以早上的请安也被免了。再加上我性子本就不喜热闹，家中除了姜疏表兄还比较亲近外，其余的少爷小姐都谈不上来往。每日三餐我都是在自己房里用的，与姨母更是许多日才能见一面。

“傻香儿，姨母没有关系，只是从前旧疾犯了，所以才卧床的。几日没见香儿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在淘气，可有好好读书？”姨母让降真把自己扶了起来，倚在床头，斜着身子望着我，眼里全是温柔。

“香儿自是记着姨母的训，每日都有读功课。姨母您是什么病？现在可有好些？旧疾？怎么才能治好，可有服药？”我不知道姨母还有什么旧疾，在我看来，她的身子是不错的。前年她刚刚生的小表弟阮儿，是个剔透玲珑，一副聪明样子的小男孩。

“香儿这急躁的性子还真是我们家的血脉呢。你啊，也真是的，让我不得不疼爱。我一直拿你当我亲生女儿养护。你母亲和我不是一房出来的，却对我很好，有什么吃的玩儿的总是想着我。我记得有一年苏州竟然寒得下起了雪，冷得真是骇人啊！我是偏房出身，自己的娘过世也早，便不受待见，在自己屋子里冻得手脚发青紫色，也没人来管。你母亲半夜敲我的门，偷偷摸摸地进来给我递了一个包袱。我还寻思是什么呢，一打开，里面竟是张氍绣毯。要知道那是只有得宠姨娘才有那东西啊，这可把我慌张坏了，万一别人以为我是偷来的可怎么成？便吓得一夜也没敢用。你母亲可能也知道我是什么性子，胆小如鼠的，没什么大造化，第二日便求了父亲，把

我接到她屋子里去睡，说怕冻坏了妹妹。唉，那屋子可真暖和啊，窗纸里垂了一层羊皮帘子，甚是驱寒。屋中央是一个小火炉，烧得红红的。我特别不安，香儿，你可知道那种滋味？眼前的一切不是你的，你享用着也是暂时的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失去这一切，倒还不如从不曾拥有过。”

我不知道为什么姨娘要和我说这些，她的童年，她的心事。我隐隐觉得不妙，却不知道哪里不对劲。有的时候，孩子总是能机敏的发觉出气氛的微变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听了姨母的那些话起，我就如同被带入到她的故事中去一样，我突然能领悟到那些悲伤，那些不安，那些迷茫。直到姨父家被抄，我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会有那样的感受。而这种身如浮萍，连尘埃也沾染不起的浪迹感，从那时起，便从未消失过。

姨母是因为受了风寒，肺病病犯了。这是我悄悄地从后院中的粗使丫鬟那里打听到的。他们说她因为怀阮儿时受了惊吓，再加上生产又伤了元气，从此身子便虚弱了。所幸阮儿倒是健康地成长着。我择了日子去看看我的小表弟，看看他又长了分量没有。到奶娘房里的时候，见房中却不见人，我便去了园子里，绕着小亭子自顾自地唱着小曲。

大约过了一炷香时间，我又回奶娘房中，见还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只得回自己房间。沿着园中小路往自己房中走时，听见假山后竟隐有声响，便好奇地走了过去。这条小石路上有许多青苔，滑腻腻的，我一个不小心扭了脚，唉哟一声跌坐在了地上。那假山后的人有所察觉，赶忙出来瞧。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姨夫和奶娘竟然衣衫不整地在一起。我当时才五岁，虽未经人事，却明白自己做错了事。可自己瘫倒在地上，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。奶娘林氏满面羞红地跑走了，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还碰了我一下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摊上这样的棘手事，只能低下头默不作声。姨夫整了整衣衫，走到我身边。

“香儿来这里玩耍吗？”语气温和，可是双眼之中一种近似凌厉的光

似有若无。

我愣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回姨夫，香儿才刚想去看小表弟，见房中没人，便一路来此，眼下正打算回房。”

“你来看阮儿？倒是个有心的孩子。”姨夫低头看着我，“我刚刚寻了奶娘来问问阮儿的事。你也知道你姨母她近来身子不好，我想着你会多去照看着。”姨夫弯腰将我扶了起来说道。

“姨夫说得是。”我还是无法自己立直，便半倚着旁边的小灌丛。身子斜歪着，很是不雅。

“以后便在屋子里多加修习吧。你年纪还小，别养成了东跑西颠的坏习惯。你姨母将你接到这里，也是望你安稳过活，别让她白费心思。”

“是，香儿记下了。”

“一会儿差个人过来扶你。”说完，他拂了拂衣袖，腰间的玉佩也跟着晃了晃，然后便转身走了。

我在小径上倚着灌木丛坐着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却没人来寻我，把我搀扶回去。脚腕被扭了一下，最初的痛感还未消去，现在已经肿了起来。我心中很是难过。未几，月亮上了月梢。我肚子咕咕作响，心想怕是姨夫忘了这件事，或者他是故意想给我个惩罚，也便不再等什么来扶我回去的人了。我一路摸索着，脚上不利索，只能连蹦带跳。忽然从草丛里窜出一个人来，把我吓得差点坐到地上。

“表妹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”是一个少年脆亮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姜疏。我心中一暖，知道还是有人在乎我的生死。“表哥，你这猛地一下，可把香儿吓坏了。”

“香儿莫怕，我去你房里寻你不见，真是急坏了，现今见着你可好了。你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竟然在这假山旁。”姜疏才将七岁，说话语速极快，早些日子被家里送去私塾，经常得到夫子夸赞。他每日下了学总来我园子

里寻我，或者给我讲述一些课上的趣事，或是教我一些诗文。

“我下午去看看小阮儿，未曾想竟未寻见，便来了这园子里闲逛，一不小心竟然把脚给扭伤了。”我并未向他提起我遇见姨夫和奶娘的事，隐隐觉得这会给我带来更多的灾难。我只想平淡地生活，不求出奇，唯望安生。

“小阮儿？我也好久没见到他了，不如改日你我一起去看看，不知他现在有没有变得更加调皮淘气。上次啊，我给他带了个拨浪鼓，他高兴得不停地摇着，真是可爱极了。”

表哥邀我同去看小阮儿是好意，可我却再也不想见到奶娘。我不知道怎么和她应承。她和姨夫躲在假山后不知在做些什么，而后我便被姨夫默默地冷待着，再加上姨母如今病卧，我更是以为她是不祥的。

“不要，我不去。”

心中不愿，在表哥面前竟然不自觉地说了出来。姜疏转过头来煞是惊讶地看着我：“香儿，怎么了，是心情不好么？”我觉得和他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便只能默然。眼前过着下午时的一幕幕，竟然生了恼意。

“你真当我愿意摔倒么，不想去奶娘房里便是不愿意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阮儿能断奶，让她离开。”

“香儿说些什么傻话。柳娘原本就是我们府上的丫鬟，被我娘许给了陈阿实。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孩儿，我看过，长得漂亮着呢。”

“表哥说什么便是什么吧，香儿有些累了，现下有些饿，不自知的竟然发了脾气。”

第二节 却是无奈暗低眉

姜疏将我一步步搀回了房里，进了屋子才发现今晚竟然连饭菜也没给我留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但无疑这一切都和下午假山后的事情有关。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眼睛发直，看着地面。降真见我一瘸一拐地回来，叹了口气，看了看表哥，请了个安。

“二少爷这么晚了，您也回去休息吧，表小姐这里我会照顾好的，您别担心。”

“如此也好，香儿你先找些药膏涂着，明儿我再寻些好的给你送来。降真，你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吃的给表小姐拿来。香儿我先走了，你好生歇着。”

说完，表哥转身便走了，腰间的玉佩晃了晃，让我想起姨夫转身离开，说要差人搀扶我回去，却一去无影踪的事情。

“小姐，你可是又和二少爷疯闹的？说了多少次了，女孩子家要是磕破了哪里，可多丑啊，以后去婆家，会是被夫君嫌弃的。”降真皱着眉头，满脸的抱怨，“再说了，少爷和你虽是表亲，若是传出什么也是个多余的烦心事儿，小姐您年纪小，还不知道这规矩，若是再长几岁，就明白奴婢的想法了。降真可是真心为你好。”降真低头仔细瞧着我的伤，又起身去端了一盆水要来擦拭。

“不说别的，小姐您还不如多习些女工，讨老爷夫人喜欢。你看这么晚了也不来送饭，一会儿啊，还要奴婢亲自去给您寻寻还有什么吃食。”